



撰文 巴纳比·罗杰森 (Barnaby Rogerson) 摄影 保罗·弗里曼 (Paul Freeman)

## 帝国宏图 EMPIRE BUILDER

从卑微的步兵到奥斯曼帝国的首席御用建筑师，希南 (Sinan) 漫长而非凡的建筑生涯留下大量宏伟壮丽的清真寺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不少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成为现代伊斯坦布尔的标志性建筑。



前页：塞札德清真寺 (Şehzade Camii) 又称“王子清真寺”，是希南为奥斯曼帝国皇室建造的大清真寺群中的第一座。奉苏莱曼大帝之令，于1543年开始建造，以纪念其年仅21岁便因天花而早夭的长子塞札德·穆罕默德，爱子的早逝令大帝悲恸不已。在清真寺祷告室的背面，希南特别设计了一座花园以安放王子漂亮的八角形陵墓。上图：希南为苏莱曼苏丹的爱女米赫里马赫·苏丹娜公主建造的清真寺，建于1562至1565年期间，矗立在伊斯坦布尔古城第六山的山顶，恰好位于拜占庭古城墙之内。

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与伊斯坦布尔相比。如果你从未踏足这座城市，就让我尝试将之比喻为一杯由罗马历史和纽约激情调制而成的鸡尾酒。可能听起来有点稀奇古怪，我再来混合一番：伊斯坦布尔就像是建在地中海入口处的大力神柱子上的巴黎，或是塞下英格兰一半大教堂和修道院的伦敦。

对于那些有幸在黄昏时分坐船进入伊斯坦布尔的人，自然毋须我来作上述类比。中世纪的穹顶、尖塔及塔楼的剪影刺穿了金红色的天际，映入水流湍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Bosphorus)，这幅生动的画面会镌刻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前景是如小猎犬般穿梭在海峡之中的数十艘白色渡轮，背景则是迅速发展的现代都市，繁荣兴旺的证据比比皆是：漂亮的斜拉索桥、拥挤的高速公路、码头数以百计的商船、机场降落的飞机，以及远处灯火通明的金融大厦与时尚酒店。

不论是短短半天，还是一个长周末，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产生令人困惑的感受。最常见的令人困扰的事情包括在迷宫似的室内市集和托卡比皇宫 (Topkapi Palace) 的宝物收藏室中迷路，而蓝色清真寺 (Blue Mosque) 巨大的祷告室，多马巴切皇宫 (Dolmabahçe Palace) 的正殿以及圣索菲亚

大教堂 (Hagia Sophia) 沉郁而优雅的内庭，都是游人难忘的经历。

只有极少数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旅客会对“希南”这个名字产生兴趣，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喜欢探索，而且对建筑的外观和形式极为着迷。他们对于希南有着相当的兴趣和投入，才能在伊斯坦布尔不断穿行，追踪这位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的作品。据说，希南 (意为“长矛”) 在1490年出生于安那托利亚一座小村庄，村内居住着希腊及亚美尼亚的农民。1512年左右，年满20岁的希南应征入伍，加入塞利姆一世 (Selim the Grim) 的奴隶军。一方面，由于恶名昭著的“血祭”制度，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奴隶不过是苏丹发动战争时的炮灰；(译注：血祭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当时在基督徒中征召青年男子，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派到国家不同机构内服役的制度。) 但另一方面，获选成为苏丹的侍卫意味着有机会攀升至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重要职位，成为帕夏 (大臣)，甚至大维齐尔 (首相)。

其后的30多年间，希南接受了基本训练，包括皈依伊斯兰教。他进入禁卫军，一步步攀升，同时掌握了搭建浮桥、安营扎寨、指挥骑兵，建造



船只以及指挥火炮轰击城墙等技能。后来他晋升为禁卫军上校，娶了两位虔诚的妻子，还有一群儿女以及众多收养的侄子，他们全都安全地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区。希南的足迹则遍布匈牙利、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以及他的故乡安那托利亚，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对于不同建筑传统的扎实经验。1538年，他被奥斯曼帝国册封为首席建筑师，负责建设皇室宫殿，而正是那些经历令他得以将不同的建筑风格融汇贯通，自成一统。

30多年间，皇室的主要成员，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丹，苏莱曼大帝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均任命御用建筑师希南为其建造献给真主的礼物。希南为这些资助人造的避暑凉亭、湖畔皇宫或别苑无一幸存。这些世俗建筑采用的木材、砖块以及灰泥等材料均不够耐久，而对于虔诚及慈善的宗教建筑，奥斯曼帝国的精英斥巨资以坚固的石头来兴建，务求精确无误、有条不紊，充分反映了奥斯曼社会绝对虔诚的信仰。

希南时代的第一个特色就是：采用和谐悦目的材料营造出近乎罗马建筑的井然有序及永恒持久。建筑外墙采用经修饰的石灰岩结构，通过逐

层变大的拱门和拱顶，支撑着一层层铅包圆穹。事实上，希南设计建造的三座宏伟的奥斯曼皇家清真寺 (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大教堂) 都对石材的力学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门廊上一个个圆顶向上伸延，团团围住清真寺的外院，而这些不过是作为逐级上升的四分之一圆顶及半圆顶的基础，以支撑最终的拱形中央大穹顶。不论从宗教，还是世俗的观点来看，其象征意义贯彻始终。这些伟大的清真寺都只有一个圆顶，而奥斯曼帝国也只有一位苏丹，其统治权力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层层巩固，从维齐尔、帕夏、贝勒贝伊 (贵族) 至阿格哈 (政府官员)，相互连成一片，荫庇信徒。

建筑内部，无需任何其他象征主义，因为所有数字最终均会归一：一个祷告室和一个圆顶。这一设计与基督教建筑截然不同，基督教教堂内部会进一步细分为门廊、中堂、两旁设置小礼拜堂的走道及圣坛，从而表现教士和信众的不同级别。相反，希南倾注全部精力来建造一座气势惊人、令信徒显得渺小的祷告室，因为在真主面前，所有信徒都是平等的 (而且微不足道)。所有内部装饰，包括墙砖、彩色玻璃和雕刻，都朝向圣城麦加，指引穆斯林祈祷的方向。即使是这一时期绘

上图：希南为苏丹苏莱曼大帝建造的苏莱曼清真寺，建于1550至1557年期间，堪称伊斯坦布尔最宏伟壮观的建筑，宁静祥和、和谐统一、令人敬畏。这座清真寺位于广阔的壁基群和8座各具特色的慈善建筑的中心位置，其庭院用于为穷人提供食物，照顾精神病患者，向大学生宣传伊斯兰教义，完善诵读《古兰经》的7种不同口音。





有著名花卉图案的伊兹尼克 (Iznik) 磁砖 (由四种颜色与花朵的旋动图案构成, 一般为牡丹、康乃馨、郁金香及沐风芦苇) 也含蓄地宣扬着伊斯兰教信仰。它们不断提醒你在清真寺围墙外的花园, 真主创造的天国花园。同样, 雕刻在灰泥板上或装饰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几何图案也提醒着信徒, 在不断转动的世界中, 旁骛处处, 却总有一个永不转移的中心点。那些意气高扬、华丽丰满的阿拉伯文字, 不论是刻在圆顶上, 还是刻在石鼓旁挂着的大圆牌上的, 都将建筑与声音结合在一起: 那是阿拉伯祈祷和古兰经诵读的声音。

希南将塞札德皇家清真寺 (为苏莱曼大帝早夭的长子塞札德所建) 视为其学习摸索之作: 为苏丹本人建造的苏莱曼清真寺 (Süleymaniye) 是其学成出师之作: 而为苏莱曼大帝之子兼继任者塞利姆二世 (Sultan Selim II) 建造的塞利米耶

清真寺 (Selimiye) 则是其大师之作。这三座宏伟建筑均按时完工而且预算没有超支, 不过它们只是希南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希南1588年辞世, 据说他一生共监督并设计了476座建筑, 迄今仍然存世的有196座, 包括慈善济贫院、医院、陵墓、学校、喷泉、大学、苦行僧修道院及公众浴室等等, 大多是纪念苏丹苏莱曼王朝重要人物的清真寺建筑群的一部分。

希南平时还要履行一些皇家职务, 例如修复古清真寺、建造桥梁 (其中一座大桥启发伊·安德里奇, 创作了诺贝尔获奖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 以及足以赢得罗马人赞许的引水渠, 将干净的水引入伊斯坦布尔, 更不用说为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希南最受尊崇的作品是为奥斯曼帝国皇室兴建的清真寺, 但并非都是杰作, 有人怀疑这是因为受到资助人的干扰, 或者半途接手的项目,

左及下图: 塞利米耶清真寺 (Selimiye mosque), 这位御用建筑师在80岁高龄完成的杰作, 被视为希南的巅峰之作, 旨在纪念苏莱曼大帝的另一位儿子塞利姆二世。这座清真寺位于埃迪尔内 (旧称阿德里安堡), 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多个中心之一, 现在位于土耳其的西部边缘。





上及右图：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 (Sokollu Mehmed Pasha Camii) 建于1571至1572年期间，纪念才华出众的大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的夫人奥斯曼公主艾斯曼。和希南一样，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曾是“城门的奴隶”，出生在波斯尼亚一个基督教村落，应征进入奥斯曼帝国禁卫军，随后扶摇直上成为帝国职位最高的官员。

与个人才华无关。希南对细节的掌握堪称完美，无论是学生宿舍的嵌入式墙柜，一系列设计完美的烟囱，排水良好的檐槽，还是半埋于墙身的扶壁。他从不建造多余的装饰，总是采用渐进的装饰来加强建筑物的实际功能及用途。他还大量招揽当时才华出众的工匠，包括酒鬼伊布拉希姆 (Ibrahim the Drunkard)，他是奥斯曼彩色玻璃方面的鬼才，塔布里兹 (Tabrizi) 陶艺协会的世袭会员，以及宫廷书法家 (书法在奥斯曼传统中被视为一切应用艺术的最高代表)。

有时，希南似乎与出资人心有灵犀，将其身上的某些特征通过建筑演绎出来。他在苏莱曼清真寺建筑群增加了一排金匠铺，暗示苏莱曼大帝本人曾接受金匠训练。四座宣礼塔通常可以解读为苏莱曼大帝是在伊斯坦布尔执掌政权的第四位苏丹，而10个用于宣礼员宣告祈祷时间的阳台则可理解为这位苏丹是奥斯曼帝国创立以来的第10位君主。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希南还曾巧妙讽刺奥斯曼政坛的应声虫鲁斯坦帕夏 (Rüstem Pasha)。这个吝啬、刻薄的守财奴年轻时曾在克罗地亚以养猪为生。他言语粗鄙、臭名远播，不过对于苏莱曼大帝而言，他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能吏。希南建

造了一座极其优雅清真寺以纪念鲁斯坦帕夏，然而清真寺却建在拱形地下室之上，其地下空间出租给商店和仓库。设计精致，饰以鲁斯坦帕夏私人收藏的伊兹尼克磁砖的祷告室弥漫着市集的异味以及嘈杂的叫卖声。

希南的第一位资助人是苏莱曼大帝的女儿米赫里马赫·苏丹娜公主 (Princess Mihrimah Sultan)。这位脸蛋圆圆的公主堪称是希南最忠实、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为纪念她而建造的米赫里马赫·苏丹娜清真寺高耸入云，柔和明亮。这座清真寺历经数百年的风雨，至今依然丝毫无损，屹立在古城墙和繁忙的高速公路旁，成为如今土耳其乡村地区建造的半数现代清真寺的模板。

最后，我们来看希南为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 (Sokollu Mehmed Pasha) 建造的清真寺，完美呈现了委托人与建筑巨匠的亲密合作。在为苏丹服务的所有维齐尔中，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是最开明、最坚持原则的大臣之一。这座清真寺坚固耐久、设计经典、构思巧妙，令人沉醉、大胆创新，属于时代的象征，虽然并非为永恒而建，却正如希南曾向其主人保证的那样：“必将屹立至最后的审判日”。❖

